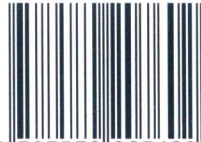


冬
卷



ISBN 978-7-5702-0760-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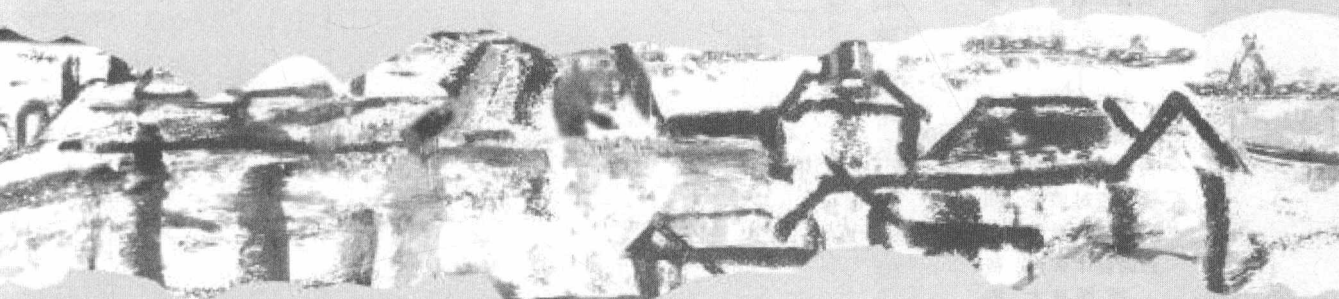
9 787570 207602 >

定价:35.00元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

冬
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.2018.冬卷/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 12

ISBN 978-7-5702-0760-2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83766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杜东辉 黄文娟

责任校对 ■ 陈 琪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页

版 次 ■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千字

定 价 ■ 35.00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675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Contents
目 录

冬卷

应物兄(续)

李 洱
4

洋葱的祸福史
程德培

320

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
王鸿生

3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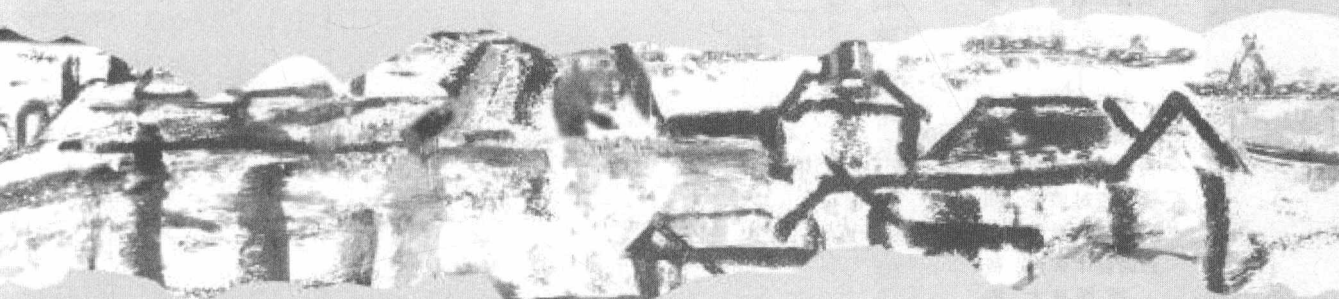
寂静的孩子(非虚构)

袁 凌
360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

冬
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.2018.冬卷/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8. 12

ISBN 978-7-5702-0760-2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83766 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杜东辉 黄文娟

责任校对 ■ 陈 琪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 页

版 次 ■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 千字

定 价 ■ 35.00 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 675 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本刊法律顾问: 王国防
特约法律顾问: 王 峰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Contents
目录

冬卷

应物兄(续)

李洱 4

洋葱的祸福史

320 程德培

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

340 王鸿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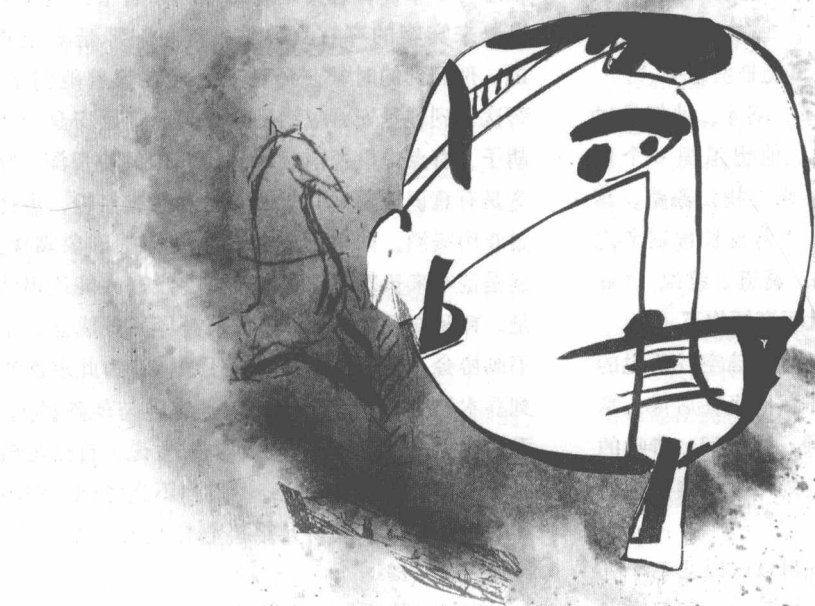
寂静的孩子(非虚构)

袁凌 360

应物兄

(续)

李洱



第三章 白 马

49. 白马

白马？不，他完全没有看出来，那是一匹马，一匹白马。

他看到的是一团雾气，打着旋，形成了奔腾的气流。当那股气流接近于液体或者固体的时候，我们的应物兄仍然没有看出那是一匹马。镜

头似乎深入了它的内部，将它内部的颗粒放大了，星辰一般，疾驰于浩渺的天际。然后镜头拉开了，茫茫雪原之上，云蒸霞蔚。然后又是那股气流，它虽然扑面而来，但距离却好像更远了。他这才看到它不是气流，不是液体，而是一个动物。哦，是一匹马，一匹白马，雪域中的一匹白马。镜头一转，他看到了陆空谷。陆空谷全副武装：头盔、马裤、马靴、手套、马鞭。那匹马没

有停下来，而是从她面前飞奔而过。接下来，是一群马。

她急急忙忙跑到乌兰巴托，原来是骑马去了？

哦，她跟白马倒是有缘，缘自《诗经》：皎皎白驹，在彼空谷。

他悄悄地问费鸣：“她为什么发来这么一段视频？”

费鸣说：“不知道啊。也可能是发错了。”

他们刚从校长办公室出来。刚才，他们是讨论仁德路的问题。葛道宏说，他想组织一个班子，由不同背景的专家组成，来寻找仁德路。葛道宏想听听他的看法。他说：“葛校长肯定考虑得很周全了。”见他没有意见，葛道宏就说：“好吧，这种事情，繁琐得很，就不麻烦你了。”

现在，他们要到慈恩寺，落实陆空谷所说的敬香、撞钟一事。费鸣开着车，他坐在后排，拿着手机，等着她发来新的视频。这期间，费鸣的手机也响了一下。他不知道，费鸣也收到了相同的视频。

千年古刹慈恩寺，位于济州市区以北三十五公里处的凤凰岭。凤凰岭属于桃都山，桃都山属于芒山，芒山属于太行山。慈恩寺香火之盛，在太行山一带所有寺庙当中都是有名的。在慈恩寺，善男信女们的活动大致相同：烧高香、拜菩萨、听钟声、泡温泉。当然不是在寺里泡温泉。慈恩寺东北方向二里地，有一个火凤凰洗浴城。你只要拿着慈恩寺门票的副券，就可以在那里免费泡大池。然后呢，然后就像易艺艺所说，你可以找个地方野餐，吃到地道的温泉鸡。

他想起来，程先生确实提到过与慈恩寺的缘分：在解放军炮火声中，程先生逃离济州城之后，最先去的就是慈恩寺。慈恩寺当时的住持是素净大和尚。素净大和尚亲自为他诵经祈福，保佑他日后逢凶化吉，福慧增长，事事如意，遇难呈祥。随后，程先生就被剃光了脑袋，在几个和尚护送下，逃离了济州，过了黄河之后，与父亲程会贤将军汇合，然后又一路南逃，越长江，渡海峡，去了台湾。程先生曾感慨，当初若不是素

净大和尚，他很可能早就变成了一堆白骨。所以，程先生要派黄兴到慈恩寺敬香礼佛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他与慈恩寺大住持释延长的师弟释延安比较熟。事先，他给释延安打了电话，但没说具体要商量什么事。释延安是慈恩寺的知客僧，负责接待外来宾客的事宜，敬香权就是归释延安负责的。他们到的时候，释延安已经在等着他们了。每次见到释延安，应物兄就想笑。释延安是个大胡子，有点像电视剧《水浒传》中的鲁智深。究竟是有意识地通过留胡子、通过穿衣打扮，也通过吃肉喝酒，向电视剧中的鲁智深的形象靠拢，还是他本来长得就像那个演员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释延安喜欢书画，想在宗教界另外成立一个书画协会，邀请乔木先生担任顾问，为此多次来到乔木先生家中。应物兄就是这样与他熟悉的。乔木先生一直没有松口。乔木先生说，自己是俗世中人，恐怕不能服众，不过当不当顾问，都不影响切磋交流。应物兄很担心释延安重提此事，好在人家没提。

事情虽然紧急，但见了面，寒暄还是少不了的。应物兄问释延安，最近在忙什么。释延安说：“传戒。每年正月一过，就开始传戒了，从二月初二开始，为期三十天，忙得焚香沐浴的时间都没有了，只能草草冲个冷水澡。”

释延安要他们进寺说话，应物兄说：“就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”

他没有料到，释延安上来就说：“敬头香？排满了呀。”

“不能挤出来吗？”

“别的事情都可以挤。有个施主告诉我，有些女施主没有胸，但挤一挤，也就挤出来了。这话真不该在我面前说。但道理是这个道理。你可以挤出胸，但你挤不出敬香权。头香嘛，挤出来的就不是头香了。”

“这事不是你管的吗？”

“没听明白是不是？敬头香须有敬香权。敬香权是香客们通过公开竞拍才弄到手的，与慈恩

寺签订了合同，有法律保护的，不是谁想拿就能拿到的。”

“延安啊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你可给我吹过，只要用得着你，尽管开口。”

“母亲也信佛，但直到最后，她也没能敬到头香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愿她老人家安息。”

“她已经去了极乐世界了。”

“那就好。那么撞钟呢？这个没有问题吧？”

“大钟已是国家重点文物，只可近观，不可触碰，更不可撞击。如今人们听到的钟声，或是录音，或是新铸的大钟撞出来的。”

“延安，你是不是不当家啊。我要托人找你师兄呢？”

“他？那你找去啊。他顶多给你个面子，让你撞几下大钟。敬香权的事，他也不会松口的，因为他说了也不灵啊。”

“谁说了灵？”

“菩萨说了也不灵。”

“好啊你，延安，这话你也敢说。小心菩萨责罚！”

“我说的是实话，菩萨会高兴的。敬香权在谁手上，你就去找谁去。”

“在谁手上？”

“每天都一样，你说的是哪一天？”

费鸣也问了一句：“是啊，哪一天？能确定下来吗？”

应物兄被他问住了。虽然禅房里只有他们三个人，释延安还是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了一番，并且撩起袈裟，形成一个小的帘子，示意他躲到那帘子后面去听。费鸣当然很识相地躲到了一边。接下来，应物兄听见释延安说：“拿到敬香权的施主，差不多都会找电视台录像的，懂了吧？”然后又问他，“你说的那个施主是谁啊？是你的哥们儿？”

“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好吧，我懂了，你是不便透露。佛家有云，不可说，非法，非非法。”

“我只知道，他从美国来的。”

“是你在美国访学时的哥们儿吧？那你就告诉他，他起程那天，我会为他诵经祈福，祝他长命百岁。怎么样，够意思了吧？”

就在他与释延安谈话期间，费鸣看了陆空谷发来的那个视频。哦，他不能不佩服费鸣！重新上车之后，费鸣竟然告诉他，那段视频中有黄兴和卡尔文的声音。这种极强的声音分辨能力，显然是在校长办公室锻炼出来的。听够听出卡尔文，或许还可以理解，在一阵阵大呼小叫声中，竟然能听出黄兴，应物兄就不能不啧啧称奇了，因为费鸣并没有见过黄兴，只看过黄兴的影像片断。

“你是说，黄兴也在乌兰巴托？”

“他是不是在乌兰巴托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听出来他在视频里。”

“卡尔文也在里面？”

“对，除非那也是个黑人，而且也在济大待过。”

应物兄又看了一遍视频。当白马迎面跑来的时候，确实有人发出了尖叫。但他还是没有听出来黄兴和卡尔文在里面。他看得很仔细，连马蹄子激起的雪粒都看到了。那些雪粒先是被马蹄子带起，然后被风吹散，在阳光下有如冰晶。

50. 艾伦

艾伦说：“敬头香？录像？我告诉您，那就是我们的实习生负责录的。”

应物兄说：“太好了，我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。”

艾伦说：“我告诉您，我正有事找您呢。”

对于艾伦亲自驾车来接，我们的应物兄一时有些受宠若惊。艾伦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艾伦了。你一听她的口头禅“我告诉你”就知道了，随着知名度的上升，随着她主持的节目越来越热闹，她认为自己真的装了一肚子的信息，一肚子的知识，需要向你宣讲，虽然她说出来的话大都

可以忽略不计。

凡是到过济州的人，一定都看见过喷刷在济州市公交车上的艾伦照片。那是她为洗发用品做的广告。一张照片上，艾伦穿着露背的晚礼服，背对着行人，屁股撅得很高，但脸却扭了过来，整个身体扭成了S形。而在另一张照片上，艾伦则是用傲慢的乳房朝人们的视觉发起冲击。她模仿的是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的那张名画《泉》，区别只在于安格尔画中的少女赤身裸体，手托水罐，而艾伦身上却裹了一层轻纱，手中玩弄着秀发。她的双膝紧紧夹在一起，以示羞怯。她的嘴巴很大。那个跟艾伦相处过一段时间的哲学教授，直到今天还认为，艾伦身上最耐看的地方就是她的嘴巴。哲学教授的夫人后来与丈夫提到此事时，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，只是每次都要补充一句：如果你认为鲶鱼或青蛙的嘴巴是美的，那你就不得不承认她的嘴巴也是美的。

对于艾伦目前取得的成就，应物兄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

艾伦起初在一所民办高校读书，读的是新闻专业，后来又考上了济州大学哲学专业的硕士。至于为什么要考哲学，她的解释是，反正哲学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，能够说清楚的是一种存在，说不清楚的就更是一种存在了。嘴是圆的，舌头是扁的，就看你怎么说了。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她最后竟然得了最高分。据她说，其中一道试题是这样的：

色诺芬在《回忆苏格拉底》中，引用了苏格拉底的一句话：“一个好人在一个时候是好的，而在另外一个时候却是坏的。”请你用最简单的一句话，说出你对这句话的理解。

艾伦听说过苏格拉底的名字，因为她的哥哥是个球迷，而原来的巴西国家队里有一个人就叫苏格拉底，长得像金丝猴。她没想到硕士试题当中竟然会出现一个足球明星的名字。让她感到陌

生的是色诺芬。女的吧？如果不出意外，她应该是球星苏格拉底的情人，每次都会到现场看球，记者们的长枪短炮总是耐心地捕捉着她的每一个表情。对足球略有了解的艾伦，本来想以苏格拉底踢球例子来解释这句话的，比如说苏格拉底在踢前锋的时候是好的，进球有如探囊取物，但踢后卫的时候却是坏的，偶尔还会弄进一些乌龙球，但她不知道苏格拉底擅长的位置到底是不是前锋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她没有这么说。她只是把那道题又重复了一下，将个别词语的顺序做了调整。哦，这确实是最简洁的解释，苏格拉底和色诺芬若是主考官，也会毫不犹豫给她打高分的：

一个坏人在一个时候是坏的，而在另外一个时候却是好的。

此时，当艾伦拉上他奔赴季宗慈的别墅的时候，他又想到了这句话。他把它放在舌尖上咂摸着，并且让它在舌尖和舌根之间来回走动。当然，与此同时他也想到了季宗慈的那句话：“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。但是当你合法地使用对方性器官的时候，你获得的却只能是体制性阳痿。”

这会儿，当他试图与艾伦谈论敬香权的时候，她说：“我告诉您，别把这当回事。”

“对您来说，可能是小事。但对我来说——”

“您还真把它当回事啊？我告诉您，放松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那就拜托了。”

“瞧您说的！我能不放在心上吗？这辈子，我最感谢的人就是您了。”

“快别这么说。电视台能够挖到你，也是他们的幸运。”

“我是说，如果没有您的建议，就不会有这个栏目，也就不会有我。因为，是您鼓励我，一定要成为中国的奥普拉的。”

没错，艾伦最早就是从他这里知道奥普拉的。他第一次去美国开会的时候，偶然看到了奥普拉·温弗瑞（Oprah Winfrey）主持的脱口秀节

目。它嬉笑怒骂，荤素不忌，机锋闪烁，实在是练习口语的活教材。他就购买了《奥普拉秀》DVD光盘。有一次，季宗慈带着艾伦到他家里玩，看到了这个光盘，然后艾伦就被这个节目深深地吸引住了。

奥普拉膀大腰圆，双下巴，厚嘴唇，很像个黑人厨娘。她母亲以前就是喂猪的。如果她不是出现在电视访谈现场，而是出现在猪圈旁边，人们也会把她当成喂猪的。奥普拉每次邀请的嘉宾并不是专家和学者，而是普通大众，讨论的主题大都有关个人生活。为了诱使嘉宾们尽量说实话，奥普拉甚至不惜透露一些个人隐秘作为药引子，比如她曾透露九岁的时候就被表哥强奸了，后来又多次受到性侵犯，那帮人当中甚至不乏母亲的一些男友，而且他们更为粗暴。

艾伦现在主持的节目叫《你我他》，其制作方式明显借鉴了《奥普拉秀》：主持人全面掌控整个制作流程，从采编、录制到广告投放，都由主持人说了算。在艾伦的节目中，每次都会出现一男一女两个嘉宾，以及一个评审员。两个嘉宾都戴着面具，好像担心家人、同事和朋友认出他们。他们在那里拌嘴，吵架甚至扭打成一团。女人眼中的男人，有才华的长得丑，长得帅的挣钱少，挣钱多的不顾家，顾家的没出息，有出息的不浪漫，浪漫的靠不住，靠得住的又很窝囊，等等，反正没有一个称心的。而男人眼中的女人，漂亮的不下厨房，下厨房的不温柔，温柔的没主见，有主见的没有女人味，有女人味的乱花钱，不花钱的又不时尚，时尚的又不让人放心，让人放心的又不能看，等等。这个节目已经做了两年了，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。

“我最近的节目，你看了吗？观众反应说，我的主持风格有变，变得越来越犀利了。这正是我追求的新的风格。”

那不是犀利，只是伶俐。当然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他说的是：“有风格，总是好的。风格是自我的标志。”

“你觉得，我们的评审员表现得怎么样？有

没有拉节目的后腿？”

他认识那个评审员，那是个老油子，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。有一天，他睡觉之前，刚好看了一期节目，讨论的是孩子上贵族学校的事。孩子上的是中班，每年学费要八十八万元。校长是女方的朋友，所以学校给他们打了八折，只交了七十点四万。但女方并没有把打折的事告诉男方。三年来，男方每年都交给女方四十四万，三年下来等于多交了二十六点四万，这多交的钱自然都落到了女方的腰包。男方后来知道了此事，郑重提出，未来高中三年的学费应该怎么算，事先必须说清楚。男方还提出，要给孩子转学。听到要把孩子转到普通中学，女方立即说道：“老娘丢不起那个人。”男方说，如果不允许转学，他就不交钱了。女方随即举起话筒，要朝男嘉宾砸去。镜头迅速推向那个举起来的话筒，同时字幕出现：“哇塞！手榴弹！”特邀评审员就是这时候出面的。只见那个教授摇晃着一支铅笔，说道：“你们这样吵下去，对儿子有好处吗？”女方说：“让他在风雨中长成嘛。”特邀评审员又问：“你们认为，上了贵族学校，就一定能培养出贵族吗？”女方的回答有些牛头不对马嘴，说：“一分价钱一分货。”特约评审员问：“你们的孩子一定很聪明吧？”男女嘉宾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答案，争先恐后回答说：“非常聪明。”女方还补充说，他们想方设法不让孩子知道，自己比别的孩子聪明得太多，以免他自高自大，目中无人。评审员接下来就表扬他们说：“你们这样做是对的。不过，如果你们真愿意把他培养成贵族，那就应该送到国外，最好是英国。那里的贵族学校，除了学习文化课，还要学习骑马、射箭、辩论。而且，离父母远一点，也有利于孩子成长。最重要的是，那里的学费是不打折的，那才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；人家才不跟你讲什么交情呢，不讲交情有不讲交情的好处。你们的感情，不就是因为打折打坏的吗？”

评审员没有说到点子上。我敢肯定，这个把笔杆子摇来摇去的家伙，事先根本没有备课。说

不定是从另一个演播室出来，坐飞机到了济州，就直奔这个演播室来了。这是个老油子，他的镜头感倒是不错。应物兄这么想着，就把电视关了。入睡之前，他还设身处地地想了一会儿，如果自己是那个评审员，应该怎么说。鉴于“贵族”这个词歧义丛生，他会直接向校长建议，把“贵族”二字改成“精英”。精英强调的是责任和义务，贵族则暗示着权利和享受。精英是精神世界的贵族，贵族是物质世界里的财主。贵族成不了精英，但精英却随时可以成为贵族，因为精英并不排斥权力和财富。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已经脱衣上床了。但他还是忍不住坐起来，如临其境似地问道：“嘉宾朋友，你们到底想让儿子成为精神世界的贵族呢，还是物质世界的财主？”

此时，面对艾伦的提问，他说：“人家说得挺好的。有知识，镜头感也好。”

艾伦说：“您真的这么看？我想过换人。他是传媒大学的老师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学生很多，难免有些傲慢。跟我们台长说话，也带着口头禅，动不动就是，得了吧，你呐，丫你懂什么？台长说，一定要换了他。换谁呢？有人认为，你最合适。除了你，他们认为易中天和刘心武也很合适。可是，易中天这个人，不好侍候。央视一个姐儿们告诉我，上次易中天来央视做节目，一直埋怨五星级宾馆不够档次，说枕头太高了。枕头高不高，跟央视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我觉得，易中天来了，也不一定比现在这个好。”

“你真的这么认为？”艾伦又问。

我当然不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我又能怎么说呢？我总不能说不，人家做得不好。如果我这么说了，你肯定会说，你来替他怎么样？我可不愿你套住。

艾伦接下来说，电视台将开设一档新节目，就叫《半部〈论语〉看中国》，想郑重地邀请他来担任嘉宾。“我们好好合作一把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，我最近忙得不可开交。再说了，我一上台，就会显得过于郑重。我倒是努力想

改，以符合你们的娱乐化倾向，只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”

“关键得有人带你玩。”她说，“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搭档，是从北京请来的相声演员，在后海附近的胡同里长大的。北京人把这种人叫胡同串子，特别能侃，特别能搞笑。你们两个往那里一坐，一庄一谐，说精英说大众，说庙堂说市井，说高校说胡同，说宗教说私情，一定非常好看，收视率一定可观。”

“艾伦，你知道的，我在筹备太和研究院，到慈恩寺敬香，就跟这事有关。”

“敬香跟儒学研究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这就说来话长了。你知道敬香权在谁手上吗？”

“待会儿，我让人查一下。应物兄，我说的不是最近几天。筹备一个栏目，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。我巴不得你的研究院赶快成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和你的研究院合作了。”

“你可以请费鸣做啊。他做节目，肯定比我好。”

“费鸣？我看过他的戏。去年还是前年的事。一个废弃的厂房，除了粗糙的水泥地面、墙面、屋顶，什么都没有。窗户上的玻璃都碎了，外面的声音不断传进来，吵架的、打麻将的。没有舞台，就是随便扔了十几块塑胶垫子。你咳嗽一声，蜘蛛就会跑到网中央。你一跺脚，就会腾起一片灰尘。倒是有音响，有灯光。电线在地上铺着，接头处缠着黑胶布，也不怕把人电死。几十张椅子围着那片垫子，最前面是贵宾席。贵宾席前面放着一排箱子，箱子上铺着绿布，用大头针别着。一群演员在垫子上翻滚、快走、跺脚，虽然张着嘴，但是不说话。他们身上缠着绳子，草绳还是尼龙绳我忘了。一个人走了出来，小平头，穿着长衫，抽着烟。有人说那是鲁迅，有人说那是李大钊，还有人说那是葛任，也有人说那是山本五十六、龟田少佐什么的。不瞒你说，还有人认为那是乔木先生和姚鼐先生。都不说话。只有观众在说话。听说孔子是大个子，跟姚明一

样。那个穿长衫的人，要是再高一点的话，你认为他是孔子，也是可以的。”

“剧名叫什么？”

“《无题》还是《无语》，我忘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从头到尾，都只是翻滚？没人说话？”

“翻滚，打摆子，有个女演员赤脚在垫子上跳了一段舞。一个女孩子家，一点不讲究，鞋底黑的呀，像熊掌。一个穿草鞋的人端着一个盘子走向观众。哦，原来是你们的郑树森，盘子里放着生肉，五花肉，他用下巴示意观众，尝一口，尝一口。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人肉筵席了。塑胶垫子上的人，突然开口了，声嘶力竭、捶胸顿足。我旁边坐的一个人，说，这就叫非人的诅咒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这时候，垫子上的人开始搬砖砌墙。垫子就是砖。垫子很轻，但他们搬起来却显得很重。他们把自己砌到里面了。那些垫子围成了棺材的形状。更多的人拥了进来，把观众席围了起来，他们手里也拿着垫子。原来是要把所有人都围进去。我才不进去呢，就走了出来。费鸣在外面抽烟。我跟他打招呼，他竟然听不见。我模仿着乔木先生的语调，叫了他一声鸣儿，他才迷瞪过来。他气呼呼的，原来他和另一个编剧郑树森闹别扭了。他的想法是，棺材围起来的时候，棺材上面应该有个装置，把人从棺材里救出来。郑树森呢，则认为人应该全都憋死到里面去，只是在棺材顶上露出一个小孔，好苟延残喘。”

他想起来，郑树森找他，让他起个笔名攻击费鸣，应该就是这台戏上演之后的事。接下来他听见艾伦说道：“你说，不开口是不开口，一开口就是死啊活啊的，这样的人怎么能上电视呢？”

“他搞的那叫先锋派戏剧。真上了电视，他就不会这样了。”

“您看这样行不？您先做两期，然后再让他顶上来。”

因为有事相求，他不好意思断然拒绝，就说：“容我想想？”

艾伦和季宗慈的那幢别墅，位于济州市西开发区。三年前那里还是一片沙地，主要种的是土豆、红薯和花生。还有一条河，它大概是黄河最小的支流，一条狗就可以从这边跳到那边，最窄的地方一丛蒲公英就可以从此岸蔓延到彼岸。河水永远是臭的，因为它的上游和城市的排污口连在一起。河边有些野芦苇，东一撮，西一撮，就像一个邈邈鬼没把胡子剃干净。只有最能胡扯的人，才能把它和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这样的诗句联系起来。这个时代最能胡扯的，岂能少了房地产商人？在房地产商人发布的广告中，一个香港武打明星站在蒹葭深处，手搭凉棚，正向“在水一方”的“伊人”深情眺望。从画面上看，时间是深秋，露水正浓，但“伊人”的身体却是光的，至少后背是光的。应物兄还记得，这个广告曾引起众人吐槽：不过是一条臭水沟而已，不过是蚊虫的乐园而已，只有傻瓜才会在河边买房置地。

但季宗慈却率先在那里买了别墅，而且一买就是五套。

季宗慈说，潜意识告诉他，不仅要买，而且要多买。“潜意识”是哲学博士季宗慈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。他认为，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，靠的就是潜意识。季宗慈有个说法，说有两个山顶洞人，一个善于理性分析，一个则靠潜意识做事。善于理性分析的山顶洞人，一听见虎啸就要分析，老虎离我们还有多远？老虎是不是还饿着肚子？老虎今天想吃一个人呢还是想吃两个人？还没算清楚呢，他已经进了老虎肚子了，只能在老虎肚子里继续分析了。而另一个山顶洞人呢，一听见虎啸，潜意识就告诉他，上树，上树，赶紧上树。上了树，找个树杈坐稳了，顺手摘个果子啃着，然后冷静地观察老虎的饮食习惯。它是要大快朵颐吃屁股呢，还是要箪食瓢饮吃脑子？季宗慈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可以从潜意识走向理性。季宗慈认为，我们这些

人，其实都是爬上树的那个山顶洞人的后裔。

这个说法能否成立，或许还需要进一步论证，但是你得承认，这个说法确实帮了季宗慈的大忙。仅仅过了两年，那里的房价就蹭蹭地往上翻了一番，季宗慈将其中的四幢卖掉，在市中心买了一幢六层的写字楼，然后将写字楼租了出去，按月收取高额租金。总之，仅仅两年时间，季宗慈就赚了个盆满钵满。季宗慈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吃胖的。胖人汗多，所以季宗慈最喜欢泡澡、搓澡。别人搓澡只需搓正反两面，他却需要搓四面。

艾伦说过：“我告诉您，季胖子的体重增长比国内 GDP 的增速还要快。”

把他接到别墅之后，艾伦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到单位帮你查一下。你先和季胖子聊着。我说的事情，您也要考虑一下啊。”

助手把他领到了二楼会客厅的时候，季宗慈正打电话安排晚上的饭局。沙发上卧着一只黑猫，一个女孩子坐在猫的旁边，用一枝野芦苇逗弄着那只黑猫，但黑猫却只顾睡觉，对她爱理不理的。放下电话，季宗慈先骂了一通：“什么东西！蹬鼻子上脸了！狗杂种。”原来与他通电话的人是个退休的局级干部，特别喜欢举报。举报本来是个好事，那么多人违法乱纪，你尽管举报去啊，可人家不，人家是个爱书的人，只关心图书，只举报图书。季宗慈说，这个人啊，眼光毒得很，鸡蛋里面都能挑出骨头，就像鲁迅说的，一见到短袖子，立刻想到白臂膊，立刻想到全裸体，立刻想到生殖器，立刻想到性交，立刻想到杂交，立刻想到私生子。季宗慈又说，不把他打发好了，你的任何一部书都能成为禁书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电话又响了，是那个人又把电话打过来了。季宗慈赶紧站了起来，问对方还有什么吩咐，然后说：“一定，一定！当然，当然！五点钟一定到府上接您。”放下电话，季宗慈好像还有些心有余悸，又盯着电话看了一会儿，好像那是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都可能引爆。从电话上收回目光之后，季宗慈对那个女孩说：“你可以

先下去了。把猫给我照顾好。它想吃什么，就给它买什么。”

女孩不是抱着猫，而是捧着猫下去了。

应物兄觉得，那只猫真是太乖了。他当然没有想到，那只猫，其实就是何为教授的柏拉图。

季宗慈扔给他一支烟，然后递过来一张复印件：

记者从资深出版人季宗慈先生处获悉，何为教授的精选集正在紧张有序地整理当中，不日将和读者见面。

何为教授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。这套精选集将收录何为教授的主要学术著作、讲稿、读书笔记、学术访谈录，以及何为教授的部分日记。

何为教授的著述提醒我们思考一系列古老的问题：人是什么？什么是善？什么是人类的主观普遍性？如何认识我们这个时代？什么是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？有什么经验可以支撑起我们的信念？

毫无疑问，何为教授的著述，是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、中国当代精神状况的重要文献。

何为教授首先是古希腊哲学专家，这里面却没有提到嘛。前几天应物兄曾接到季宗慈的一个电话，季宗慈神秘地说，自己在忙一个“大活”。莫非这就是他说的“大活”？同时，应物兄心中一惊：这些天，我没去看何为教授，何为教授是不是已经——季宗慈显然知道了他的意思，迎着他的目光，说：“还那样，还活着呢。”

一瞬间，应物兄甚至有点感动。

通常情况下，对年龄大一点的学者，季宗慈是不感兴趣的。麦莽先生只是个例外，因为麦莽先生是栾庭玉的老师。季宗慈认为，对学者而言，如果他安安稳稳地活到了晚年，那么他的死就不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。这是因为，一个人逐渐衰老的过程，不仅会让他自己，而且也会让别

人做好充分准备，从而失去了新闻效应，对相关图书的销售起不到促进作用。除非那个人是个大师。但是，仅仅一个景德镇，就有上百位大师呢。必须挑拣挑拣。谁来挑拣？同代人挑的不算，得由后人来挑。季宗慈说：“那就跟我没关系了，是我儿子、我孙子的事了。”

但那些英年早逝者，就另当别论了。季宗慈认为，人们对死者的怜悯之情，构成了热销的平台。人们对他们的死有多少惊讶就会有多少怜悯。死者为大，在人们的追忆和怀念当中，死者的成就被放大，死者生前的每一个细节都显得楚楚动人。季宗慈经常举例来说明这个问题：海子不死的话，恐怕连海子的父母也不知道儿子是个诗人，诗集能不能出版都是个问题；王小波要是不死的话，哎哟喂，天下谁能识君？季宗慈还喜欢举徐志摩的例子：那架飞机要是没有撞上山头，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徐志摩呢？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”，这也算诗？季宗慈认为这样的诗句他用左脚脚指头都能写出来，如果徐志摩不是英年早逝，那么徐志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起码要打四折。至于这个折扣为什么有零有整，那是因为季宗慈的书都是以四折批发给京东、当当和亚马逊的。

“你这就算是行善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于公于私，我都得这么做。我跟老太太还是有感情的，虽然她以前没少批评我。”

“估计会赔点钱的。”

“这个问题，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。再说了，想赞助的人多着呢。而且，老太太本人的科研经费，也花不完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的老朋友敬修己，也表示愿意掏钱，好尽快出版这本书。”

“你认识敬修己？”

“麦莽先生的书里，有几处提到了郑象愚，陈老师要求全都改成敬修己，并注明他是哈佛大学教授。”

“他不是教授，他只是程济世先生的助手。”

“你较这个真干什么？麦老说他是教授，他

就是教授，或者说达到了教授的水平。我们的编辑，很快就与他取得了联系，因为其中收录了他的文章，需要得到他的授权。我这才知道，他还是何为教授的开山弟子。说起来，他也是我的师兄啊。他也看到了这条新闻。对何为教授出书一事，他说可以全款赞助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文德斯却反对出书。”

“那你还是要多听文德斯的意见。”

“他的理由是，老太太不同意。这不是胡扯嘛。老太太早就糊涂了，怎么可能发表反对意见？是他本人不高兴了吧。这个人脑子有问题。”

“怎么能这么说呢？”

季宗慈接着就提到，有一次，他去看老太太，文德斯刚好不在。他看到，在医生用的一张处方单上，文德斯写了一段话。他一看，就觉得文德斯有毛病。季宗慈说，他用手机拍了照，回来再读，还是没有明白文德斯要说什么。然后，季宗慈调出手机里的照片，念道：

笔筒里，插满了笔，一共九支。颜色不一，型号不一，功能不一。它们是怎么来到我身边的，它们在我这里待了多久了？它们看着我，我看着它们。上一次我用它们是在何时？那时候月亮升起还是沉坠？我用的是哪一支笔，用的是它的哪个功能？我为何使用它的那个功能？我写出的是哪几个字？现在，我将它们一一抽出，将它们整齐地摆放在一张纸上。纸看到这个阵势，好像有点怕了。我再将它们随意摆开。我发现，笔有点手足无措，纸也有点手足无措。当笔回到纸筒，笔顿时轻松起来，纸也自在起来，微微地打起了卷。而我，却紧张起来了。

“应物兄，说说看，写的这都是什么呀？一张纸无缘无故卷了起来，那是纸张质量问题嘛。他紧张个什么？”

哦，我倒是被这段话吸引了，被它感动了。在很多个夜晚，我似乎也有这样的感受，但我的